

越
縵
堂
文
集

越縵堂文集

卷十

會稽 李慈銘

重建宗祠碑記

同治十年一月

自三代訖有明家得立廟皆視官位自限世數國朝定制品官廟祭四世大族亦聽別立祠堂而不限目世誠已追遠收族於教孝教弟之中寓去奢去泰之意使人得盡其情而無越禮逼上之嫌可久可遠誼至深也我李氏自五代時興宗公由關中來居上虞宗潢高望甲於浙右至宋參知政事莊簡公而其族始大科第蔚起爲東南盛門歷元及明世德弗替顧自莊簡公已後十二世而員二府君遷山陰之郭婆瀆又七世而東山府君遷西郭之橫河又四世而至天山府君始於康熙之末與族祖故淮安運判次畱公故長沙同知清望公父子協謀創建宗祠營室作室爲斯廟於直河之陰則入國朝來已將八十季上源遷越之世已八百餘季矣乃

置祠田庄祭器立條教嚴職守子姓奉令撙節生息積田幾及二頃春秋
享祀祇肅相誠衣冠禮樂鄉里稱盛屬國運中艱澆池盜兵越人不戒郡
爲寇踞今上元二之季廟遂被焚鐘鼓弗考柔稟爲燼烏虖蓋去祠宇之
成不過百四十季何其成之鶕而毀之速且易歟豈世無長治而禍亂所
鍾雖積善不能免歟抑子孫之不克保守而先靈失歡借寇禍目示警歟
是皆不可知也幸聖武赫然旋洩羣醜族之長幼男女奔走故墟齋咨涕
洟薦盥無所時節失序爰聚謀於衆習卜皆吉則目田百三十畝質錢四
十二百緡於族兄煥知工飭材皆煥身任於同治八年十月率作興事至
九年十一月落成煥復出私錢千緡昌益不足共用錢五千二百緡有奇
重門廣簷有寢有庭堂廡奕喫視昔增麗西室三楹昌祀妾母其餘庖湧
悉具舊制所願後之人知祖宗積業之難舊德之永其得此目安蒸嘗者
猶遲且久如是而無平不頗無往不復其震動離析之悲亦有不得盡委
之運數者故略述先世申明國典庶報本及始沐浴聖澤上者光大宗族

詒令名於無窮次亦居安思危不隕其世則此新廟之式增式廊者豈可量哉其田晦名數并刻之碑陰俾後有考焉

十四冊十
六頁上

杭州敷文書院碑記

代巡撫馬君作

古之教者自國以及家莫不有學至漢僅有學于國唐始詔州郡各立學至宋而學之外乃又有書院元世益多而國朝遂極盛然則書院者所以補州郡之學而復古黨庠術序之意者也或以侵學官設二教爲訊豈通論哉杭之萬松嶺故有書院明參政周木所創以萬松名我朝康熙中仁皇帝賜額曰敷文乃易今名蓋于會城三書院爲最久院有大成殿祀先聖及四配像外有坊有戟門蓋書院而兼郡縣學之制其系于浙者尤嚴且重夫以方隅一講舍而聖祖爲之賜名嗣後憲皇帝頒賜帑金純皇帝四降鑾輶紀以宸翰其得蒙列聖之眷顧寵靈者豈非有至業存乎其間而前之持節是邦者若范忠貞朱文端李敏達諸公皆仰承德意增崇是勤橫經秀鑒毓郁輩出名卿碩儒黼黻相映及今百餘年矣運會所鍾兵

焚殘毀使或坐視其廢而令俎豆之舍鞠爲園蔬牧兒堯覽薪刈松檜是
守土者大負天子之委任而爲浙士之耻也幸寇亂克平封域無警官解
學校次第修立乃謀之縉紳僚吏捐金誠工復而新之以還諸生講學之
地抑予聞之世運有殊而學術無二晚近之學所以不古若者徒以經義
之不純趨向之不壹正誼明道之不講謀利計功之日勤士不博學無以
窮經士不窮經無以見性蓋至章句不明名物不辨則本實先撥而聖賢
爲學之旨無由得窺其不能闡性命而幾道學也固矣文者載道之器也
孔子四教先以文又曰君子博學于文教者博之謂也學者因文見道以
廣其業則馴入聖域而不難誠願肄業之士敬思聖祖命名之義毋空疏
以自文毋雕繪以自飾毋蔽于俗學毋惑于異端精研漢儒之訓詁講求
宋儒之性理於以敦本勵學仰答累朝菁義□育之心以成中興之治而
以其暇游息湖山風俗泉石追縱顏曾之樂將所謂存誠之閣載道之亭
者固爲國家儲養人才以佐郡縣學之所不逮而予幸撫斯土亦樂觀乎

其成也是爲記

紹郡樂生會碑記

天地之間芸芸魂魄萬化一體人長倮蟲特稍靈耳而侈臣樹鶴窮極滋味口腹所需潛淵窟穴巢顛翔空罔弗羅致楨俎刀匕炮燔菹醢惟其所快更出新意恣行慘酷哀號宛轉以爲固然亦思舌召之甘曾不須臾而物之冤痛無有紀極夫天地之性人爲貴者貴其有人心也人心者惻隱之謂也上者澤及天下蟬蟲鳥獸咸遂化育下者能節耆欲薄奉養施愛而不失其性是以聖主定爲禮制因其差等以設禁防自諸侯至庶人不得無故宰牲食珍雖至天子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下至驪明昭天皆有厲禁而禮之大事之重者莫如祭則大夫少牢士特牲庶人稷饋夫今之三品以上古之大夫七品以上古之士八品以下漢之所謂少吏三代皆以不命之士爲之同於庶人在官者□人以下即古學校書計之士皆非命士則三代之世家得用牲牷矣以故其時群生系育康強壽考罕見水旱

疫厲盜賊橫死之殃自此襲講膳羞饗燕奢僭無勢五穀之氣不能勝之人之生也日促而兵火之厄復相尋無已於是賢者不得已借佛氏福利之說相率爲放生之念子子煦煦隨所見聞補救萬一冀以感愚蒙惜性命而補王政之不逮也今民生之禍烈矣粵寇肆毒東南尤棘鋒刃狼藉暴骨積丘而大亂甫平慾不懲難越澤國也魚蠃蟹蛤之饒左氏紀之人巧剗亨日肆饕餮德清教諭王君贊元束修澹泊善信之事靡所不爲因與郡邑豈弟君子矧約爲樂生會勸者苦口輸者索踵銖寸所積置田若干畝復推其衍廢爲絮衣以給凍人昔姚恪有言善猶果也種之則生又言士夫宜情山林之福夫倒生者無知橫生者有知當春之發生也不折萌芽而況苦痛之與人同者乎誠願越之人士皆如教諭之用心推類而力行之民物油然蒸爲和氣以遂以育長享太平熙熙然各保其山林之樂而種福于子孫者是無窮也教諭屬爲文記之以鏡之石其晦數地利並勒碑陰集貲姓名別箸于籍俾後有考焉

義田記

國朝重熙宣化以仁義文教澤天下垂二百餘載自通都大邑以及遐陬僻隅咸得田其田學其學以長養其子孫喬木鬱鬱乎相望也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者豈不然哉是其責在司牧者體君相之意勤培植之而所貴乎世族者蓋其中必有長且賢者爲之盡飲食教誨之道所以裁成輔相臻厥盛化其揆一也吾李氏系出唐汝陽王璡五季遷越上虞則有宋少保參知政事莊簡公光敍宗系以詔後人明代徙山陰至本朝開國時贈文林郎伯和公以貨殖蕃而天山公遂以進士起家官中秘盡出其宦橐建宗祠以合族人祀田族譜次第修纂而濶族興學之事尙有待而未行嗚乎自公汔今七世二百年族蕃衍几三百人科名相屬不絕而貧寡不克自振者蓋亦不下數十家夫安知此數十家中固无翹異聰穎其人足以起其家而昌吾學迺至有散徙四方无从按其族籍者蓋收族之誼誠非有大力者不能而族之印收于人者固不可以一日居矣然則義田之

議吾知吾宗之後先實僅持者也且天下之平久矣庸必夫涵淹孕育果長有二百餘年之安且永也抑長實大蕃滋以致七世三百人之多也此皆不可得知矣不悉護而維系之何以爲四民先又何取乎世族之爲邦家觀也族長故宗學敎習樓公割腴田百畝以爲勸首族之賢者皆鼓舞贊成之以若干畝給應試以若干畝資就學又別置五十畝以養孤寡貧弱皆擇人經理數約而惠鈞但及天山公以下者儉不能徧也烏乎雖約且儉而所以達國家養士恩者將在是乎爰爲之記而并書條例如左

三代忌日記

古者忌日哀而已無所謂祭祭非禮祭而□及先世之生日尤非禮雖然禮者先王之所以系薄俗也古人報本終其身忌日不必爲禮而遇之恍然感其心今人親死不數日而宴笑揚如平時忌日不祭將並其日忘之矣故攝以冠服□以凡筵禮之所不得已也予生育于祖母十四年而祖母棄養又三年遭先君子憂又七年本生先大父母相繼歿其所以教養

悉護之者皆不肖一生日日椎心泣血而不足酬也然僅舉其忌日者自責于孝不足也予家祭及九世而斷自曾祖者自量以上追遠之誠不能及也嗚呼貧家歲時享藜饌蔬草草設一觴一豆具敝衣冠鋪席而拜已云悲矣乃復一身遠役賃廡索米能具齎糟之奠瞻望天涯不得侍老母率弱弟與奉炙之列乃轉援古之哀而不祭以自拊于徹縣去琴瑟之誼而已烏虖其可傷與己未五月慈銘記

詢事考言疏

代同治二年十一月

臣聞治天下之大典在任官任百官之大柄在考績考績之法曰事曰言賢否所區區若畫一然臣竊讀乾隆初都察院左都御史孫嘉淦所上三習一弊疏其謂由三習以成一弊者語言奉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課事攷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顯勤則與心習投由是小人進而君子退矣其致辨于言與事之間者又何其深切而著明耶誠欲堯舜

其君以正心誠意之學爲黜陟幽明之治也夫三代而降上以事
者不于獨而于同察下以言者不于異而于合同者計資格計勞績所以
便庸人合者爲揣摩爲附和所以便小人名實溷淆僥倖嘗試孤節奇志
之士匿而不張是非唐虞之世所謂詢事攷言之法矣蓋詢者謀也攷者
叩也謀必敬其事而慎獨之功昭叩必盡其言而勿欺之志見上以主敬
專一之心接其下下以盡誠無僞之心應其上惟敬故一惟誠故精堯之
詔舜詢事攷言與允執厥中之旨同出一時其義可推也後世若漢中宗
若唐宣宗自謂綜數名實勤求治道然中宗之舉循吏可謂數于事矣而
王成之僞以容宣宗之開延英可謂察于言矣而令狐之奸以進蓋不能
推誠相孚而以察爲明則所蔽愈近所習愈深舉措貸岐大率由此臣伏
念當嘉淦上疏時高宗皇帝初涖萬國承世宗之後朝野整飭綱紀秩然
又奉孝聖憲皇太后同裁大政上下內外駿厲嚴肅當無有隳事曠官辨
言亂政者而嘉淦憂危明如恐不及蓋慮幾微之間或中于習則效小忠

之事飭小信之言者更試迭嘗其弊遂竇今幸值兩宮臨朝天子恭默孜孜求治庶政聿新而御極之初即命史臣錄嘉淦之疏以進臣謹緣詢事致言之文竊本正心誠意之旨以傳三習一弊之義庶聖功蒙養慎于厥初君子小人之辨明而諮詢攷課之法無不得也

臣謹疏二冊五下

請飭整頓臺綱申明職掌摺

光緒十九年十二月

御史李慈銘奏爲請飭整頓臺綱申明職掌事竊維諫官之設其來已久累朝皆重其選誠以繩愆糾謬補過拾遺責之至深期之至切不得其人則成虛設故自唐宋以前侍御史不過六品殿中侍御史僅七品監察御史祇八品而唐之拾遺宋之左右正言且僅從八品其秩甚卑而必慎簡清望敢言之士稱爲朝官躋于九卿蓋朝廷有闕失政事有非違皆賴以匡弼明代給事御史皆止七品國初亦沿其制而法家拂士抗言極諫後先相望尙緘默者以爲曠官固非以犇走期會爲稱職也皇上御極之初皇太后垂簾聽政廣開言路日是不遑凡臣工之彈劾大僚條陳時弊一

言可采無不立見施行或即論近迂疏事多窒碍亦必詳見諭旨明示是非不加譴責誠以時事孔棘深知臣下進言之難務欲廣益集思冀采芻蕘以補涓滴故人皆自奮盡思效忠雖賢否不齊亦有標榜聲氣志盈意滿始爲公而終出於私者然疆吏畏法中外凜凜視聽既遠朝廷益尊昔人有云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采蓋作養士大夫之氣者所以收天下之權故不以人而廢言亦不以一眚而掩大善自甲申以後如張佩綸陳寶琛等皆不學少年意氣自用或身儕于疆事或術謬于取人貽誤國家罪有攸歸然考其所言亦非盡謬摘奸發伏時有寸長其一時建言之徒亦或依附木蠟蠟羹沸妄陳謀論巧詆深文然亦有慷慨時艱實心憂國如已故鴻臚寺卿鄧承修已故前侍郎寶廷現任駐藏幫辦大臣延茂前任通政司使黃體芳及前任科道邊寶泉梁景先秦鍾簡屠仁守等錚錚佼佼殊不乏人上以是施下以是報欲求至治舍言莫由其有立意近偏出言過激皆宜容恕不可苛求天尊澤卑豈憂凌犯唐臣魏徵有言人臣

上書不激切不起人主意激切即成訕謗李澤有言人之進言於上不能無所顧忌凡劄牘者往往再三改竄有觸諱者今日去其四五明日去其七八其得達於人主之前者固亦僅矣宋臣蔡襄有言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默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爲之此皆深知進言之難欲人主知諫者之苦心人臣惟盡當官之忠告況今聖明在上凡所言之誠僞立意之公私皆難逃朝廷之洞鑒伏望皇上虛衷采擇於章奏之純疵隱別其人才之賢否勿淆於左右之嘗試勿惑於疑似之聽聞并飭都察院台長整躬守法各峻風裁先杜請託之端力戒夤緣之弊各科道皆宜冰淵自矢風霜在心強正當官無所回避勿營求於京察勿僥倖於外遷而尤在各衙門保選御史者務取執持有守清望素著之人勿循資格勿拘情面勿以其人將得京察而以閑散者充數勿以其人姑予保送而復藉端以奏留充數者必無自振之心奏留者巧取善遷之路近年考取御史凡軍機處及總署皆係奏留至部員亦復效之此皆各官

失公正之心狃見好之習甚足以壞台綱而阻士氣而庶僚之人無廉恥相期速化長弊競之風開僥幸之門其傷國體尤爲大也抑臣尤有請者漢員保送御史考試論策恭候欽定尙稱嚴重滿員則各部院雖有考試之名並無其實前兵部尙書廣壽前禮部侍郎寶廷皆嘗深言其弊請更成法均被部駁臣以爲風憲之司滿漢一也出於考已非取人之本況并此而無之乎可否仿照漢員之例先儘進士舉人次及屢生筆帖式一體保送恭候命題欽試入台三年以後概予截取則人知自勵官無濫竽台閣生風益昭盛世之美臣爲整飭台綱起見恭疏上聞伏乞聖鑒施行謹奏

財用策

國之所立者貨民之所生者食論者謂王者不言有無非不言也其立國之始已經備久遠不待臨時而謀之周官一書大半言財然以九賦欽財九式節用九貢致邦國之用而軍食不與者蓋平時撙節制用所以備儲

不虞者已極周悉一旦有事出所蓄以贍之無不餘裕故不必更備軍食
也管子相齊定輕重九府之制齊以富強蓋略本太公圓法之遺意而權
宜常變盡然齊一其書具在可讀而知後世賦法最輕至武帝時窮兵財
乏桑弘羊創爲均輸法榷酒酤算舟車稅鹽鐵無加賦之名軍用以濟而
百姓騷然歸怨于上一時賢士大夫多謂罷之宏羊力與之抗數相詰難
衆莫能屈然惟舟車算綱自爲煩擾不足爲法若鹽鐵酒酤則後世行之
未爲病民當時雖有烹宏羊天乃雨之言而宏羊爲國家興富權之利其
功要不可沒故班孟堅亦未盡非之至唐劉晏出而宏羊始不足言矣晏
當代宗之後天下殘破國用耗竭遠非漢武時比也而晏領度支轉運鹽
鐵使因仍舊制創益新意天下物貨貴賤輕重隨時更易無不悉知遠近
相權因地制宜用人萬里指揮如出一手歲聚京師四十萬民不知
勞財用日阜自謂理財之法如水行地上誠千古之龜鑑矣宋初置三司
使定考課之法後復議增經制錢月楮錢而安石行青苗錢爲害彌甚所

以然者宋稅本極重而青苗之法又強民以貸錢按數以生息出輕入重
衆怨沸騰厚取爲災職由于此至屯田瞻兵之策止可行之于邊塞不能
行之于中原漢宣帝時趙充國擊克零羌屯舍城用之爲最善若諸葛亮
鄧艾羊祜則當敵國衰弱之時以逸待勞以備兵爲保障行之故亦有效
否則亟散亟聚忽戰忽畊將奔命之不暇而何足以足谷瞻兵哉宋人俞獻
卿有言厄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節尤食省浮費誠亘古不易
之要道矣聖天子蘆念時艱孜孜是圖阜財解溫旦夕可期耳

越縵堂文集

卷十一

會稽 李慈銘

祭內子馬淑人文

光緒十四年六月

烏乎淑人我之外姪生而姑背育于外氏維先大母痛姑之亡恩斯勤斯
視如孫行我於淑人五年以幼大母愛之妃爲嘉耦歲在壬寅淑人來歸
青廬未徹已設喪帷大母之終沒而猶視不延晷刻見婦來至平生酷痛
已備初來自是迄今身萃百哀先喪我考繼喪我妣奉母長齋以祈福祉
我困諸生憤而遠游何圖寇禍焚及寢邱滄海幸平田宅遂覆食貧如荼
忍而弗告我老登第仍守嘗郎索米長安棄汝于鄉癸未之春淑人南來
方期晚歲博汝顏開豈謂汝來與疾俱至日瘁月凋未嘗啓齒昔歲之秋
我疾瀕危淑人泣禱以身代吾我杖而行汝遂臥贊百苦備嘗自求速絕
汝修淨業雖病益虔胡彼慈氏忍弗汝憐憶自結樞四十七稔無子無孫

溢然以賣我季有子生十四齡匍匐南至靈杖告靈烏乎我生降禍弗迭
垂暮窮途首邱無日崇效古寺帝城之南藏經閣下花滿優曇地無旅殯
鍾晨磬夕精舍三楹暫安汝魂嗚呼淑人生死異路去此寢堂號咷誰訴
茲當發引薄奠一杯汝柩在殯魂兮歸來嗚呼哀哉尚饗

祭仲弟文

光緒三年十一月

維年月日兄慈銘以酒果羹肴哀薦于仲弟琴舫之靈曰烏乎我聞爾訃
至今五日距爾之卒八旬已畢疑誤疑真如夢如厭俗作三妹書來云爾
暴亡仲秋十九來召巫陽豈果非病卒然以僵惟爾年來飢寒孔迫神瘁
形尪多病寡食理不久支一旦而蹶烏乎痛哉我祖我父強仕未臻爾之
弱羸已過厥齡及今未艾遂亦委形爾生三男三女以次亦有兩嬰未降
而死今止一星亦竟無子烏乎痛哉辛未別爾于今七年屢書相告期我
南旋竟不我待期之黃泉今春有書欲求依我我亦思歸逡循屢左憚爾
遠行拒而未可我索落第窮弗知還故遠爾意莫恤爾艱至斯永訣視息

何言烏乎痛哉惟爾之生見愛考妣讀書作文敏而有體不獲一衿以布
衣止我厄于世爾爲我悲謂道之喪謂家之衰謂學無益爲身之災爾居
柯山牛宮一畝冬雪覆衾夏曬裂牖誰來視爾諸苦備受爾性素介從不
乞憐雖在兄弟不貸一錢竟以致死何辜于天烏乎痛哉爾餒不知爾病
不告及爾之終亦不我報音容永隔生死孰弔想爾委化滿目悽然牀穿
席破敝袍弗完桐棺三寸遽棄荒山我雖固窮竊臭官籍出有車馬居安
寢食忍爾致此慟哭何及烏乎痛哉生未我即沒儻我依魂兮不昧來至
帝畿冽風刺骨朔雪露肌有酒一壺有肴四盤肴充爾腸酒煥爾體爾衎
爾宴爾心則喜爾來降食不聞爾聲同樂共几慟絕平生紙錢數陌以畢
我情烏乎痛哉尙饗

仲弟百日祭文

光緒三年十一月

維光緒三年十一月壬子朔越己卯兄慈銘以清酒果肴哀奠於仲弟琴
舫之靈曰悲夫吾弟之卒至今蓋百日矣我聞此耗亦已兩旬矣然弟之
越縵堂文集

病狀終未得知弟之殯或葬亦不知在何所也兄天涯薄宦孤特一身典
質之餘爲吾弟每朝上食飯一盂羹兩器蓋猶以爲平居常饌兄弟相對
而不知此樂之不可得也今以佛氏家言設百日之奠豚肩特鳬爲弟充
膚菜肴八机即古字爲弟適口棗松杏人此邦之珍桃諸柰肺亦出燕土生
不得嘗今勸弟觴紙錢千百寓鑑黃白有樓有倉有匱有箱有人十二供
弟驅使烏呼痛哉生無立錐僵踣莫支今歸冥漠幻想百作其果有耶其
非然耶幽明理隔何以知耶喪事有程除殺以節兄年已老又多疢疾今
茲一奠遂徹靈牀弟思考妣或歸故鄉項里之谿嗚咽兮柯山之樹蒼涼
有西郭之舊墟兮魂任意而翱翔若欲依兄以止兮則朝餔夕食來飫其
香外堂內寢來隱其藏痛生死之異路兮毋形影之旁皇雖客土其猶家
兮勿宋殮而自傷嗚呼痛哉尙饗

哀傳生文

並序光緒二年十一月

游桃之秋悲居不聊一日與同歲生二三人過鄉祠聞有演曲者入聽之

始與傅生相見後數日飲豐樓遂招之來年二十餘矣名芝秋字曰四京
師人也長身玉立眉目如畫吐辭清亮有士夫風至改服登場盡態極妍
光采裴回驚動四坐雅俗頑豔齊口感歎以爲都下數十年來所僅見也
自是屢招之生亦日與余親性善飲工談笑嘗爲余言幼入樂部爲弟子
其師程長庚拗而愎不許弟子出侍酒及長安徽某中丞閱其伎賞之遂
邀與偕某故滿洲世家子以軍功積官性揮霍一曠笑得其意立界千金
生固未嘗乞一錢也某在皖與故提督李世忠交最懼李亦奇賞生從某
乞生去欲留之生以李故盜渠意不可測亟辭歸某擢兩廣制府生從之
粵未幾某被劾落職生遂還京師蓋其所至流落不偶與余同也生固善
鑾演諳媚百出然生言遇廣場有婦女輒改變其辭語託之莊諷見同輩
有媒裹者輒規之或聞中毒帷薄之失忿疾形於面客滬上三年未嘗一
入北里也余嘉生之志行卓出流俗而悲其沈於樂伎以色藝爲養招搖
過市益非得已嘗兩召生至越縵堂倚燭共語皆至夜分生初見余居處

容服以爲富人也一日新折券畜弟子需百金告余余嘿不應生遠覺之謝過不復言數日語余曰君之不得志天下所知也然私窺君澹定無戚容君必非長貧者以某測之君不久當有所遇也又曰君儻歲有千金入某必從君執鞭矣孟冬二十八日余偕友人飲兩召生生告余以近裏病必戒烟藥當於明月朔日始誓絕之然頸調息早睡恐十日中不能侍君也又屈指曰蓋七八日亦可矣又顧坐人曰諸君幸識之次日雪中余飲豐樓召生不至又三日而生死矣悲夫島夷之烟藥流毒中國者蓋六十餘年自王公大人以至走隸庸丐死於此者無萬數其始食之而後絕之而死者亦不知其數也余深疾世之嗜此者而不勸人以遽絕其生稟胞弱者尤苦止之生之告余也余謂之曰汝質羸宜稍減之毋遽戒況日屆冬至病者所忌宜慎之生不謂然臨去時余再三屬其重自愛蓋已心憂之而不謂其遽至於此也生未有子其婦方娠將以是月娩爲文以哀之

嗟余生之屯邅兮疇相許以知心何斯人之慙燎兮乃乍見而窺深憐美質之隆潤兮效溥技於審音光易服以呈媚兮懼冶容以誨淫乘貞姿而佛怨兮薄一笑而千金欲援之以爲士兮柰余力之不任彼衆惑之叢妒兮久淹滯於儻類奔荼蕘以都朝兮棄闌蓀於幼艾胡嫋嫋之顛倒兮泣姪妾於蕉萃悲寔命之不猶兮抱冰操而誰懲迨色蕪之傾羣兮已逝景其催人賞歌舞而點留兮眩光采之纈紛花沃沃以濃至兮柳傲傲而駘春一頃笑之不自主兮冀得奉君子之光塵訝初懷之傾心兮撫琴軫而相詭執都養而甘齊兮比下女之貽若結殷勤以弗替兮將婉垢而離濁胡坐席之尚溫兮倏鬼伯之下繫痛魄夷之盤毒兮幾驅世而爲壑哀斯人之勇悔兮翩遠禍而僵踣歛優曇之一現兮遽霜催以凋落豈余院之不瘳兮遂膾殃於爾身既死喪之孔迫兮愁相見之無因滋窮涂之涕淚兮怨造物之不仁祝孺子之生男兮庶畢尔之娛親冀尔靈之不沫兮識操筆而傷神二十六冊四
十七頁下

告廟文

隴西之苗蔓興西涼有唐玉葉分珪汝陽金華辟地神君之邦遂蔓龍種
始寄舜鄉峨峨莊簡立宋紀綱盛德百世溢徽播香遠贊山陰逾以熾昌
隱德不曜仁風寢揚城西古粉佳氣鬱蒼惟殿撰公簪畢拜揚歸携賜金
啓茲宗祊維長沙公鶴奉是襄霞川一曲翬飛鳳翔綽楔云燭組挽星煌
嗣服七世觀德有常模廷爾藻泣社爾棠維族之華維國之光妣祖燕翼
昭穆雁行升雁有序合食有堂乃安斯寢仙潢是長絜齋鼎醕副以赤章
昭告○饗維神尙饗

瘞狗文

光緒九年四月

嗟爾狗之產嘷兮計及今而五年高四尺以半獒兮尾健白而體元非康
名以善噬兮時狺狺而守關戒田果之富出兮呼觸觸而來前余偶出而
夜歸兮輒迎門而後先銜余衣而不去兮聲嗚嗚以告人媿畜汝之不至
兮胡感戀於我恩忽一夕之猛吠兮似櫻搏以追奔偷越牆以驚逸兮遂

遺毒於爾身腹彭亨而漸傑兮形儻儻而不完見殘食而低頭兮臥睢盱而不安詎一旦之立僵兮枕門檻而踣顛當是日之向晨兮猶睡喋以警巡蓋一息之未死兮守汝職而不譽及禺中而余飯兮爾就獎而無聞家人不謂爾之還化兮任爾睨而爾蹠余飯畢而對客兮爾就獎而無聞家人不以予告兮遽棄爾於郊原昇獨木爲輜車兮土爲椁而泥棺悲汝之以勤事而橫隕兮益媿余之不仁彼凡百之有位兮盍感發於斯文四十冊五下

譙蛇文 同治七年九月

有蛇縣於廳後之棟逾時隙地去家人以爲祿也禳之譙以文曰我與爾居此皆寓也我暫爾常我見爾臧爾胡不靜而縣于梁元律已戒蟄蟲成俛嚴霜冽風爾曷能禦爾爾安哉往即爾宮蟠幽翳石我不爾驚爾仰我覲如我有灾非爾致之爾出非時而或見惡而戕爾軀爾罪當之爾其敬聽我言毋忽十冊八上

花好月圓人壽箋贊

花釵九樹桂林一枝爲神仙婦爲玉雪兒春風之喜美人之思書此等葉
以報我知

右花好箋鎖一人美婦折花一枝左抱一小兒又一兒牽其裙帶

團團如鏡蓬蓬如春月中名字現此善人是大智慧皆大歡喜同心之言
宛轉如意

右月圓箋鎖一人團圓如月樣宋人所謂一圓和氣也

觀河之面以皺爲妍有桃如斗有溣如船禮權聃耳古諺彭篯文章之壽
同此萬年

右人壽箋繪一壽星

宜子孫箋贊

食茱萸佩蘭芷國添丁家有子得之者各歡喜

六十一歲小像自贊

是翁也无團團之面乏嫋嫋之容形骸落落兮謹畏胸須眉怊悵兮天
懷暢通故其貌谿刻兮而心猶五尺之童其言謇呐兮而辯爲一世之雄
不知者以爲法官之裔如削瓜而少和氣兮其知者以爲柱下之胃能守
雌而以无欲爲宗烏虧儒林邪文苑邪聽後世之我同獨行邪隱佚邪止

足邪是三者吾能信之于我躬雨瀟風晦霜落葉紅悠然獨笑形行景從
待觀河之將皺兮拊桑海而曲終故俗士疾之要人扼之而杖履所至常
有千載之清風

越縵堂文集

卷十二

會稽 李慈銘

擬修郡縣志略例八則

一地志以疆域爲重疆域之限村鎮城邑古今易名當以山川爲識況越中千巖萬壑山水國也而自嘉泰寶慶兩志山水錯雜散而無紀其名亦古亦今往往按籍以求則今無可指即地以問則書無可徵萬歷乾隆率沿其體棼亂譌溷甚不可也今當先爲越中山水志參石齋湖廣通志之說法鄗亭桑經附注之例惟桑經以水爲主今曰山水志則當主山而水隸之大抵挈山之綱以表水之源沿水之流以窮山之絡山海經云會稽之山四方勺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溟水水經注引勺作夕溟作湖案會稽山今秦望山其上四方有龍池冬夏不竭俗號聖水有水南流舊志言鏡湖源出五雲鄉五雲鄉今平水也秦望即在平水山中爲鏡湖所自出龍

池即其源也後世以南鎮屬之禹陵南一小山非是昔人辨之多矣秦望既古會稽於越山爲最高鏡湖之水包山會兩邑則山水志當首秦望而正之曰古南鎮會稽山也下述鏡湖水源流由東南以注於北其相近則若邪山若邪水出焉此爲今會稽縣之主山水其外運河則漢志所謂南江岷江之支流也西小江即酈注之浦陽江乃漸江之分流曹娥江即漢志之柯水源出上虞湘湖即漢志之潘水酈注之西城湖源出蕭山越中大川約略具此其餘支港小水隨地附見騎峯側嶺因勢而書錄道里而注舊志之某水某山稽方隅而證土俗之一名一語城市村鎮津步橋梁寺觀之存留祠墓之興廢園亭勝蹟碑碣流傳悉入附書務標佳境

一郡城八邑之望又唐宋以前方鎮之治也宜用宋敏求長安志之法以今府署古之使衙爲主爲越州城坊志繇南至北備載坊巷兼攷第宅祠廟以門爲經以街爲緯古存其名今載其實上本草述兩京之記近援徐松城坊之攷徧徵子集參證見聞第宅并紀近時衣冠須辨族望其新進

邸舍貲郎閥閱略焉

有道德文章者以科甲出身者京官編檢主事以上外官知府以上異途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

始書曰某官某宅其餘有擅園林之勝者但書曰某姓宅有園其大宅述互者亦曰某姓宅其有居名人舊宅者曰今爲某宅

一乾隆兩志藝文最疏當爲越中經籍志稽其存佚詳紀卷數并略載書中大惜如崇文總目四庫提要之例

一越中金石志有杜氏專書在茲志蒐補所遺并及明代鉅公碑志名士題記自唐以前全載其文五代以還非關系文獻者惟載年月及書篆姓名隸篆字迹并丈尺大小完缺存佚亦備書之

一海防今日尤重舊志附於武備所載甚疏宜爲越中海防志詳列各海口島澠之縱橫戍守之要害墩臺城塞之制并兵沙船之數其三江口之通塞麻溪燭之啓閉附焉

一舊志有選舉表首徵辟次進士舉人明經今宜爲越中科第表唐宋以來惟制科進士舉人明經上舍四科元以後乃有鄉舉明以後乃有拔貢副榜今表取制科進士舉人依年次序而書拔貢副榜低一格附之乾隆

嘉慶間召試亦以年序入恩歲優貢恩賜舉人皆不載以未嘗登科也孝廉方正亦不載以不以文舉且非科目也雍正間有徵辟授官者會典名爲山林隱逸當時上諭亦曰賢良方正是爲瓶舉亦依年附書表中自曾祖至曾孫旁及伯叔兄弟並有登科者如府學宋進士題名碑例博稽各家譜牒歷科齒錄皆詳註之近日湖州所刻吳興科第表亦然記清芬之世傳爲科名之佳話乾隆舊志所注不全宜詳補備書毋嫌挂漏著官有所其

終外籍者錄之宜慎

一名宦舊志及各方志皆有傳今宜先爲越中職官表法漢書百官公卿表之例各注籍貫表字出身有賢稱者略最數語縣丞以下略之武職守備以下略之教官有文行者亦詳注籍字科目庶以觀感民牧彷彿流風一入邑人物繁多耳目難徧宜先爲山會兩邑先賢志而舊志詳略皆有可議嘉泰志於經學文章節義孝行隱逸神仙高僧技術以外仕者止及宰輔侍從寶慶補之亦未爲備萬歷志稍氾濫尚有史裁惟於東海之鄭

皆誤仍爲剝致收入徐羨之徐摘徐陵諸人而六朝王謝諸家雖曰僑人實同土著概入流寓亦爲未安乾隆二李志悉沿其波而後李志欲示謹嚴務同歷史凡舊志所載先賢軼事概刪之豈知地志國史爲體不同述先賢之典刑爲後生之矜式宜與國史詳略相補鉅細互稽非取複載也至仍以徐羨之入宦蹟於鄉賢以外別爲一門則尤謬矣以江西新昌之鄒維璉誤爲越之新昌以東漢會稽之潛臺敬伯仍爲越之會稽不知明史本傳明著江西永建以前會稽吳治此等皆宜博稽史乘毋滋笑談他如王叔文唐之忠臣謝山解春等辨之而十七史商榷言之尤切徐楚金越之世族陸務觀南唐書著之而欽定唐文所載亦同或補或刪必徵必信聞見之世甄錄尤嚴有善可紀者略其疵恩桑梓也無事可書者貴弗錄明丹青也任怨任勞勿遺勿溢

越中先賢祠目序例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

京師虎坊橋之東舊有稽山會館瓶自明季寔紹興所屬八邑之邸也莫

詳其建始年月其改爲浙紹鄉祠者蓋自國朝康熙十九年始商賈占之以祀文昌關神武及封靜安公宋工部郎中張公夏諸治水者及郡邑城隍之神摺紳先生無過問者乾隆三十年乃建歌臺及回廊以增飾厥觀時則故廬鳳嶺兵備山陰史公魯璠柳州府知府會稽范公家相大學士會稽梁文定公國治刑部尙書諸暨余公文儀等皆官京師始議於祠之西南拓地以居計偕及選人四十七年編修會稽王方川先生增九知同志築室數十楹於是士夫始寄蹟焉嘉慶五年兵部尙書會稽茹公棻等乃於祠之東南隅更闢門以便居者之出入顏曰浙紹會館其南臨南下窪之香廠繚以重垣之外有隙地七畝奇輸稅於官以待增築自是商賈漸以不至然北爲祠南爲邸幾一宅而兩分祠之左爲眼藥菴亦不知其所始土偶叢雜與祠合并咸豐中召僧居之益設壇像淫祀不經菴之中樞設三教堂祠中雜祀道家天地水三官及市井所謂財神諸妄誕之像而居邸者亦雜廁不恆或攜眷挈擎雞犬詬諱同治十年重修葺之而

以祠賈酒家凌雜屠沽遂爲穢地由是公車鮮稅駕者日以廢壞至光緒
初以歌臺付優人爲演唱之地樓廡傾陁上雨旁風其南秀孝弦誦之舍
毀圯殆盡歲在甲申三月太僕寺少卿鍾佩賢移疾將南歸以祠館屬戶
部郎中會稽李慈銘主之於是始任事履視其地敗礫頽垣幾將鞠爲茂
草其塵存者湫隘腥臭殆不可入祠菴九楹幽陰局錮像設顛倒寒風颯
然蓋爲狐鬼之所憑鼯鼴之所穴周歷裴回慨焉心傷爰與同志編修山
陰鮑臨吳講上虞陳夢麟等謀所以新而闢之者宛平桑知府彬故刑部
尙書文恪公春榮子本會稽人其所居近祠屬以鳩工庀材董理斯役而
祠館所存公使錢僅千餘金不足濟用適兵部尙書廣西巡撫大興張曜
自喀什葛爾奉召入都尙書本上虞人因告以祠事尙書居杭州館亦近
祠一日過之見其荒陋慨然出千金爲剏慈銘復以書告蘇松兵備餘姚
邵友濂出四百金於是決計爲之先以文告諸神殿三教堂遷佛像於白
紙坊之崇效寺遷老子真武三官像於保安寺街之玉皇廟慈銘仍出私

錢界寺廟之僧飭其嚴奉迺遜祠之文昌諸像及主於菴中而改祠屋爲聽事其北墉後有坤屋如簃徹去之後室三楹屋脊設獸吻舊題爲得月山房士人亦居之名實不稱乃改爲享祀之堂祀鄉先賢自漢西都護鄭公吉以下二百二十四人其大門之額舊曰浙紹鄉祠者改爲越中先賢祠二門額舊曰覽詠仙莊者改曰紹興會館歌臺軒樓悉如其舊樓之後曰嘉會堂康熙時中允會稽傅公王露所書堂之後即祠屋今曰典錄堂以爲春秋宴集議事之地其中楹楣間徧懸國朝以來宰相七卿督撫鼎甲進士之額八邑人之得此者以次題名其上故曰典錄也其左眼藥菴碑碑之西主言則爲左南三楹中奉倉帝越王文昌關神武碑在祠左左奉靜安公金龍四大王郡邑城隍神東漢馬太守臻明戴太守琥封寧江孚惠伯明湯太守紹恩碑在祠左右龕右爲眼藥仙人仍其舊外額曰靈汜分祠吳越春秋云句踐領功於靈汜又云越王祭陵山於會稽祀水澤於江州汜者說文曰窮澤也窮澤者水之盡處也吾越有靈汜橋在城東蓋自六朝以來有

之唐初僧辨才赴齋靈祀橋嚴遷家是也祀者也所祀多水神故曰靈汜分祠菴之後隔以牆牆後南屋三楹北屋五楹皆以待居者其西曰慎獨堂道光間協揆蕭山湯文端公金釗所題以爲延客地慎獨堂西列舍七楹亦以待居者典錄堂之東爲庖廚廚之北南北相向屋各三楹皆不可居其餘以爲福清及守館人之居先賢祠室之右在東方亦主祠言則爲右有屋三楹東嚮將以左右室爲祭器之庫舊於祠之東側闢門二今悉斂之其居者出入皆由複巷出二門之左達大門俾慎啓閉謹守視焉其詣庖福皆循典錄堂之外不經祠室典刑所在昭嚴事焉至先賢入祀之數徧稽史傳綜覈志槩旁及四部博考精求進退之間致嚴致敬不敢稍參私見輕信偏辭五夜盟心鬼神共鑒其例凡二十有六列之下方

一凡有佳史傳代負盛名而易代之際有可議者如晉之永興夏文正方孝行甚顯而吳時已爲五官中郎將入晉爲高山令凡此之類皆所不與惟虞永興雖嘗仕隋湛冥亂世入唐大顯名德冠時故特存

之

一凡僑籍者不與若晉之謝文靖謝獻武王右軍父子阮思遠戴安道許元度齊之王思遠等皆是

一凡改籍者若南唐之徐楚金宋史及東都事略徐鉉傳皆云揚州廣陵人而陸氏南唐書稱二徐山陰人父爲揚州司馬乃家廣陵十國春秋云世爲會稽人欽定全唐文從之明季之何中湘明史稱其祖籍浙江山陰御批通鑑輯覽注亦言本山陰人故仍列入至魏晉之稽中散父子三國志止云譙郡嵇康晉書嵇康傳言先本上虞人本於虞預晉書其言稽字去旨加山成嵇近於無稽明之定西侯蔣貴府志謂本諸暨人本之張氏有明三不朽圖贊而明史止云江都人凡此之類皆不敢與以致慎也近世大興朱氏因文正公珪本蕭山人徐氏松本上虞人而久安於燕亦不及更

一凡流寓者若漢之梅子真蔡中郎梁之何子季兄弟唐之張元真宋

之尹和靖曾文清皆不應與王定肅希呂李忠襄顯忠等後雖居越非越產也亦不與

一凡東漢順帝以前未分立吳郡時稱會稽者如漢書之朱買臣後漢

書儒林傳之顧奉濬臺敬伯西京雜記之顧翱皆吳人也

三國志顧

爲雍之曾祖父濬臺敬伯據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

有漢博士濬臺

謂吳郡有濬臺湖其所居也

西京雜記言顧

翱居近太湖則皆非越人明甚

既分以後會稽郡尙兼今寧台金衢嚴溫處之地此

等皆當覈實

一府志載漢初將軍丁復珠崖太守孫豹案漢書功臣侯表言復以越

將從高帝越將者閩越之將

史表作

趙將

非越人也其時越久爲會稽郡

矣孫豹見後漢書南蠻傳在武帝時稱曰會稽人時會稽治吳縣未

可定爲越人也郡縣志此類多有槩不足據

一吾郡學鄉賢祠庵雜抵牾不可究詰其中時代倒置官職譌謬辨不

勝辨明代以後尤爲乖謬凡顯宦之先代富人之祖父無不羅列此

昔儒有以其先在列爲恥奉主以歸者也風會所趨迄今日下不可
以理說矣其祀首范少伯考少伯史記集解以爲楚南陽人呂氏春

全氏祖望
洪大夫圖

秋高誘注以爲楚三戶水經注以爲宛人其非越產明矣

洪大夫圖

近時蕭山市儈王某目不知書屬妄人代撰於越

先賢圖贊慎倒怪謬事同戲劇鄙書碑販益不足論

一讀其書者祀其人故國學之祀先儒以報功也然如王仲任爲越士
首出論衡一書千古談助而其立言有違名教故不與

一鄉論尙德以資觀感故立品爲先歷史所載孝行諸公雖軼事無傳
概不敢略然如晉之處士夏仲御晉書所述事近怪異據藝文類聚
諸書所引多出仲御別傳蓋不足深信至以一言勸仕屏人終身迨
侍母疾始得相見亦似非人情所有晉書好采小說景飾滋多又齊
之學士杜孟山栖孝行絕人又善禮學自其父京產已居會稽日門
山而齊書南史皆系之吳郡錢唐人故於兩公皆未列入

一志槩之例與史小殊故於鄉賢書美而不書惡宋史孫威敏本傳載其守郡事瑕疵甚多雖或以嚴致謗然事不能滅也嘉太諸志但稱其善所以存人物也若祠祀則不得嚴無取廣搜以詒口實

一萬歷紹興府志人物有徐孝嗣徐摛徐陵等蓋誤以東海郯人爲剡人國朝乾隆紹興府志人物有鄒維權蓋誤以江西新昌人爲越之新昌人此類滋謬所宜致辨

一越中人物在吳如山陰賀氏餘姚虞氏在晉迄唐如山陰孔氏及賀氏虞氏在宋如新昌石氏山陰陸氏在明如山陰祁氏會稽陶氏餘姚孫氏新昌呂氏名臣顧士後先相望家聲之美史不絕書俎豆五庭勢難徧及茲最其竹箭之英匪謂盡璆琳之選至明之山陰何氏會稽商氏餘姚姜氏軒冕代系貂蟬滿門論其人才亦足焜煌志槩少牢社祭未可強登

一會稽先賢傳自吳時謝偉平其書久佚今見初學記御覽諸書所

引者有陳業沈勳茅開湧于長通董昆諸人晉時虞叔寧撰會稽典錄雖亦久佚而三國志注及唐宋諸類書存其逸文較多史通采撰篇云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士族如江東五儒始自會稽典錄案世說新語賞譽下云會稽孔沈魏顥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儒於時之桀蓋即典錄所謂五儒也凡此之類或事迹寥落或品藻虛詞皆不之及後漢書李固傳注引謝偉平後漢書載會稽山陰人賀仲真純博極羣藝辟舉二十餘不就事晉書賀循傳亦載之而事實無傳故亦不敢輒登蓋後生觀法務取實行不在重名也

一吾越君子六千節義之國明之末造殉節尤多國朝賜專諡者六人賜通諡者四十二人祀忠義祠者百餘人而越殉義錄所載尙有不預者數十人嗚舌銜須後先相望茲取其平生建樹足以相副及事至慘烈者不能徧及也

王遂東於監國之敗入秦望山丙舍以卒越王殉義錄及思復堂集諸書皆以爲鉞死惟王

山史宏撰及全謝山謂其非殉節然采微毫之築佩節首陽迨江上清時老疾已篤數日即逝無愧成仁且平所至貶官終不攜屈風流文采端納汚中攝馬士英一書正氣凜然其云曾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輯覽有疑詞而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期目三編明鑑均謂赴東華門哭墓崇禎帝梓宮歸自慈新昌會館蓋日久論定如昆明趙御史議之公稍後故當日有被賊刑死之言然南都亦已贈謚節感則衆論效同矣若唐王時殉贛州之難有戶部侍郎餘姚江開初一洪見越殉義錄及毛西河集言其甚烈而明史諸舊皆不載姑闕之

一先賢行誼或系出一門或事相連及宜揆輕重以爲詳略如後漢書

孟嘗君傳言其先世爲郡吏並伏節死三國志注引虞翻言上虞孟

英

太平御覽引會稽典錄云英字公房

三世死義王仲任論衡齊世篇云會稽孟章父

英爲決曹掾代太守引罪自殺章爲郡功曹從太守討賊敗以身代

將死今既祀伯周則父祖從略唐之徐惟嶽季海父子皆有聲績尤

以書法負重名而季海尤箸故略惟嶽明季如高魯瞻岱與葉衛生

汝南皆崇禎庚午舉人皆死魯王之難高無功勤與金萬藏岱同仕

桂王有直諫聲皆死於緬甸明史皆同傳而兩高公行事較著故葉

金兩公從略鄭履恭父僉事之尹弟通政迪倫皆死節而義興糾族舉義英烈尤偉故止祀義興亦猶史家專傳附傳例也至閻陳兩典史同守江陰越殉義錄言閻公亦紹興人而史稱順天通州人則祀陳而略閻陳元倩潛夫明史稱錢唐人祖籍諸暨越殉義錄作會稽人亦姑闕之

一方技諸家如漢之魏伯陽吳之吳範皆名在千古而例不得與後漢謝太守夷吾經儒循史具見東觀記承書而范書入之方術亦姑闕之

一私家著述雖出名德大儒而史無可證者如宋之王敦素員外林行事見范文正集有墓表明之劉元隆侍郎據志節見其從孫蕺山先生集有請謚疏以史皆無傳亦姑從略

一吳之朱嗣卿青史稱好作奇字千名以上蓋深於小學力追古籀其所著問對極有功於文獻故祀之若論衡按書篇所稱會稽吳君高之越紐錄周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

周長生名機見北堂書鈔引謝

承後
濶書

其時代行事無可攷則從所略

一三國之吳既不忠於漢又反覆於魏五代之吳越不忠於唐翻覆五姓私立元號於事皆無足取故於二代人物責備爲深孫氏多材宜有甄綜然如鍾離牧父子駱統等雖有可取亦不多及錢氏諸臣如顧全武等則全略之

一以詩文名世者如楊鐵崖徐天池國朝之胡稚威商寶意等皆擬更築詩巢奉之其經學如馬德淳邵瑞圃王南陔王汾原史學如邵思復章實齋章逢之沈清玉汪蘇潭杜尺莊諸公皆箸述褒然信今傳後雖佚相半自足名家馬邵思復章實齋沈已祀山會邑館餘以其世太近姑從緩議

一國朝先達德行事功多有可紀其顯貴者如沈清遠漕帥之政績梁文定相國之文采史漁邨左都之清節莫寶齋侍郎之風範湯文端相國之耿介若在往代皆當俎豆亦以世近槩從緩議蓋詳遠略近

理固然也

一國朝殉節諸公其卓者如道光間之嘉義縣丞方義烈定海總兵葛壯節皆有可稱亦以世近待之後來

一先賢出入一字綦嚴昔放翁父子撰嘉太會稽志而人物中列其先世止左丞一人錢竹汀氏極稱之况俎豆馨香尤當致慎平心公議

仰則先型吾家如明之山東巡撫都御史國華公諱懋芳國朝之湖

南巡撫松雲公諱堯棟政績文章皆有可述東撫之官臺諫湘撫之

守江寧風節尤箸而先六世祖內閣中書武英殿纂修天王府君諱

登潔在朝之節行宰縣之神明至今猶在人口即詩文書法亦皆足

名家以事迹罕傳槩從闕如既避親嫌亦昭公道蓋先賢者萬世之

定名都祠者通國之矜式較之郡邑尤爲嚴重非可以子孫爲羔鴈

以官爵爲蒸嘗區區此心所堪共鑒

一先賢所就德功立言各有其至瞻仰則效人自得師不必僭儼史裁

區分品類蓋鄉黨尙齒宜以先後爲序私測管窺妄相區別進退既非有據輕重亦未必公且或後父祖而先子孫退先生而進弟子合食顛倒堂寢不安維桑失恭違莫大焉輿地佳志人物尙不分類鄉邑學校鄉賢亦以代序況神坐之在列京輦之合祠乎

一吾越郡城龍山西麓舊有詩巢傳爲東維遺趾國朝康熙初先天山

府君與郡中名士重建詩巢於偏門之壺觴邨稱詩巢二十子其地

湖山秀絕亭檄映帶蔚然花竹傳爲畫圖

事見劉先生戒謀完委山人集及章先生大來風先

生煌金先生以成商先生和余先生懋杞
諸先生詩文集陶愬會稿三賦等注

日久漸圯乾隆中商先生

寶意等復建於龍山之麓結社唱和稱西園十子而追奉賀季真秦

公緒方雄飛陸務觀及廉夫文長於中龕肖像祀之其左龕則祀康

熙初二子自後右龕即祀西園十子及道光中泊鷗社諸子歲月

滋多不免屬雜粵匪之亂遂爲廢墟今都城祠後尙有隙地儻桑梓

諸公惠然解囊將伯共助知伙贏給當更築樓三楹鍾鐵之風流存

越紐之文獻由廉夫以上溯二謝及齊梁之虞義虞騫孔翁歸孔追

唐之賀朝萬萬齊

新舊唐書皆脫一萬字嘉太志因之

朱放嚴維朱慶餘范擴宋之錢

易彥遠父子賀鑄華鎮孫因張湜王英翁王沂孫高翥高觀國下逮

元之張憲王冕岑安卿鑄績以及明之詩人國朝之詩文章家凡遺

集尙存或集雖不傳而逸事風流世所共知者皆與焉斷代於道光

朝咸豐以後待之論定庶幾詠歌有託文字常留借京雜之馨香儲

稽陰之壇坫且其地鄰南郊窪下多水更擬引泉通戶疏壤栽花構

流觴麗句兩亭於牆外臨池彷若剡谿模寫鑑曲增都門之麗闌爲

觴詠之勝區尙冀仁風共成盛事

濟公許元度王子敬麗句亭

祀秦公
方雄飛至
二公已祀先賢則不重出

一吾越列女自曹娥開其先以後朱娥諸娥皆千古卓絕明末之大金

夫人章烈婦游擊將軍沈雲英尤形史之奇行其它舍生取義輝映
閨旛指不勝屈越人仕女接第都門宜有觀型以資內教見在祠西

眼藥菴前檻有銅觀世音像傳爲唐代所鑄舊在潘家河沿晉陽菴
明季移奉於此今隣於詩巢之西建白華絳跗閣二層上奉觀音下
祀列女而越中叢林古德自帛道猷竺法深支道林竺道壹卓錫來
東以後代有可述如晉之彙翼彙彥齊梁之慧基慧皎彙斐彙顥僧
護僧祐陳之智永智果唐之辨才道芬皎然澄觀靈一靈徹宋之行
國朝之宏覺皆戒律精嚴文采照映儼然於眼藥菴之前檻俾應和
靈山扶持象教亦通人所不廢也

漢西域都護安遠穆侯鄭公吉

漢書止云會稽人後漢書鄭宏傳云從祖
吉注引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臨淄人武
帝時將三子移居山陰遂宗焉長子吉是侯實山陰人古經稿字通班書
楚元王傳言劉德蓋經以語子向雅故張安世傳言勃諡經以舉陳湯非
其人故陳湯傳亦言之侯以功名始終下詔褒
顯而謚曰穆史無它辭則爲穆字之借無疑焉

漢逸民子陵嚴公光

漢尚書僕射魯相子阿鍾離公意

漢合浦太守伯周孟公嘗

漢太尉巨君鄭公宏

漢江夏太守叔儒韓公說

漢有道長君趙公焜

漢大中大夫君期陳公囂

漢孝廉光祿主事景成戴公就

漢尚書少英魏公朗

漢孝子楊公威

漢太尉錄尚書事錢唐侯公偉朱公儻

吳騎都尉仲翔虞公翹

吳太子太傅德潤閼公澤

吳偏將軍元代董公襲

吳後將軍領徐州牧山陰侯公苗賀公齊

吳司徒子賤丁公固

吳武陵太守偉平謝公承

吳孝子

山陰侯公成上虞侯公正

吳功曹溫伯邵公疇

吳侍中嗣卿朱公育

晉開府儀同三司贈司空穆公彥先賢公循

晉散騎常侍仲寧虞公喜

晉散騎常侍平康縣侯叔寧虞公預

晉金紫光祿大夫餘不貞侯敬康孔公愉

晉散騎常侍晉陵簡侯君平孔公坦

晉高梁太守公回楊公方

晉著作郎行思謝公沈

晉左光祿大夫永安簡侯世康丁公潭

晉吳興太守彭祖孔公嚴

晉開府儀同三司武昌孝烈侯思奧虞公潭

晉吳國內史偉康張公茂

宋處士朱公百年

宋孝義贈天水郡顯親都尉賈公恩

宋孝行郭公世通

宋殊行舉太學博士長恭郭公原平

宋海虞令何公子平

宋義行嚴公世期

宋侍中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思遠孔公頤

宋廷尉士恭虞公愚

齊太子詹事散騎常侍德璋孔公稚珪

梁金紫光祿大夫貞侯慶繙孔公休源

梁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德璉賀公瑒

梁南郡太守文明賀公革

梁尚書左丞國寶賀公琛

梁步兵校尉孔公子祛

梁侍中大將軍巴陵忠武王子珩王公琳

梁東揚州刺史張公彪

唐銀青光祿大夫永興文懿公伯施虞公世南

唐太子賓客孔公述睿

唐京兆尹謚夷羅公瑜

唐秘書監贈禮部尚書季貞賀公知章

唐嶺南節度使吏部侍郎會稽縣公季海徐公浩

唐戶部侍郎翰林承旨學士子華吳公融

唐孝子

丁公興
李公潤

張公萬
許公伯曾

和公曾

戴公僅

俞公恭

南唐右內史

舍人贈禮部侍郎

謚文楚金

徐公鍇

宋太子太師同平章事

祁國正獻公世昌

杜公衍

宋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

子敦顧公臨

宋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

穆父錢公勰

宋資政殿學士尚書左丞農師

陸公佃

宋寶文閣待制國子祭酒

輝中姚公勵

宋進士稽山書院山長贈刑部

尚書季平石公待旦

宋中書侍郎謚忠肅賓王

陳公過庭

宋樞密直學士兵部尚書國佐

石公公弼

宋少保資政殿學士參知政事

謚莊簡泰發李公光

宋徽猷閣待制左朝請大夫

叔光張公宇發

宋徽猷閣待制權戶部侍郎廷輝

姚公舜明

宋愍孝元應蔡公定

宋給事中子駿傅公崧卿

宋直寶謨閣浙東提點刑獄文授李公孟傳

宋樞密院編修官權尚書戶部員外郎令威姚公寬

宋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令則姚公憲

宋刑部侍郎德應陳公棗

宋龍圖閣學士禮部尙書謚獻簡周伯胡公沂

宋寶文閣直學士權戶部尙書謚文莊宣子王公佐

宋直顯謨閣左司郎中德卿潘公時

宋寶章閣待制秘書監渭南縣伯務觀陸公游

宋太常寺主簿知南康軍子重石公塾

宋煥章閣學士禮部尙書文叔黃公度

宋右文殿修撰知溫州粹中莫公子純

宋知常熟縣季和孫公應時

宋戶部侍郎謚忠正甫劉公漢弼

宋太常少卿知臨安府元實孫公子秀

宋浙西提點刑獄知饒州謚忠介景實唐公震

宋知岳州贈太師和王全公昭孫

宋宗室趙公孟榮

宋義士玉潛唐公班

元孝子

石公明三
陸公思孝

徐公允讓
石公永壽

元處士謚莊節先生明善韓公性

元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止善王公良

明左副都御史伯時韓公宣可

明左副都御史賜謚節愍復初陳公性善

明南京吏部尚書謚文靖仲房魏公驥

明禮部侍郎尙文章公敵

明右僉都御史廣東巡撫謚恭惠楊公信民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謚文正于喬謝公遷

明南京工部尙書時俊張公擴

明太常寺少卿孔修潘公府

明太子太保兵部尙書世光何公鑑

明南京刑部尙書謚莊僖大經韓公邦問

明廣東按察司副使謚忠襄宗吉毛公吉

明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謚忠烈德成孫公燧

明南京兵部尙書新建文成侯伯安王公守仁

明刑部主事亮之郁公采

明錦衣衛經歷謚忠愍純甫沈公鍊

明南京右通政宗安沈公東

明孝子

楊公宗晦
妻公可道

維勸劉公謹
茂純宋公瑜

景修俞公孜

馬公彥清

張公震

趙陸公尚質
趙公尚全

邦植何公競

蔣公子濟

賈公千震

明兵部左侍郎謚莊敏世和陶公譜

明通政使天宏葛公浩

明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汝登胡公東皋

明右副都御史巡撫鄖陽公瞻宋公冕

明廣西布政司參議時庸牧公相

明南京工部郎中曰仁徐公愛

明長沙府知府明德季公本

明江西提學僉事子宿汪公應軫

明廣東提學副使子離蕭公鳴鳳

明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即卿陳公克宅

明南京禮部尙書謚文恪志高孫公陞

明南京工部尙書信卿呂公光洵

明吏部右侍郎謚文懿端甫諸公大綬

明刑部郎中緒山錢公德洪

明南京兵部郎中汝中王公畿

明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叔謙張公元冲

明廣東按察司僉事允平徐公甫宰

明巡撫山東御史叔明葉公經

明御史如卿謝公瑜

明韶州府知府用光陳公紹

明南京通政司參議以言徐公學詩

明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文卿孫公應奎

明南京禮部尙書謚恭惠子述陶公承學

明太子少保刑部尙書謚端肅元樸趙公錦

明吏部侍郎謚文僖虞臣陶公大臨

明吏部尙書謚清簡文中孫公鑑

明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君澤吳公兌

明刑部右侍郎汝宗張公岳

明吏部尙書謚恭介登之陳公有年

明湖廣按察司副使子本駒公問禮

明禮部尙書謚文懿一甫羅公萬化

明左諭德謚文恭子蘊張公元忭

明國子監祭酒謚文簡周望陶公望齡

明少師總督川湖雲貴謚忠定懋和朱公燮元

明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恭景文孫公如游

明右都御史賜謚忠介起東劉公宗周

明江西布政司參政夷度祁公承傑

明陝西布政司參政伯鷹徐公如翰

明少保武英殿大學士謚文貞宏載錢公象坤

明福建右布政使道之來公斯行

明布衣繼志周公述學

明諸生

叔則沈公誠模子虛史公成

明禮部右侍郎季重王公思任

明御史謚忠端真長黃公尊素

明陝西布政使右參政賜謚忠烈君啓陸公夢龍

明戶部尙書賜謚文貞玉汝倪公元璐

明左副都御史賜謚忠愍爾韜施公邦曜

明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賜謚忠惠世培祁公彪佳

明兵部尙書賜謚忠節武貞余公煌

明左諭德賜謚文忠儀伯周公鳳翔

明吏部侍郎羽侯章公正宸

明兵部尙書東閣大學士賜謚忠節爾殷熊公汝霖

明太師中極殿大學士定興侯賜謚忠誠雲從何公騰蛟

明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賜謚忠節震生嚴公起恒

明兵部尙書東閣大學士謚忠襄顧膚孫公嘉績

明中軍都督府右都督義興侯賜謚節愍履恭鄭公遵謙
明南陽府知府賜謚忠烈華陽顏公曰愉

明四川按察司僉事賜謚烈愍魯生張公孔教

明御史賜謚節愍際華俞公志虞

明長安縣知縣賜謚節愍歲青吳公從義

明南京戶科給事中賜謚忠節九山張公焜芳

明光祿寺少卿賜謚節愍無功高公勸

明翰林院編修賜謚節愍漢官徐公復儀

明兵部職方司主事賜謚節愍魯瞻高公岱

明御史仲淵何公宏仁

明行人司行人泰若李公安世

明寶應縣知縣孝節先生謙貞余公增遠

明諸生正義先生元趾王公毓著

明諸生中黃傅公曰爌

明布衣賜祀忠義祠

子翔播公集
碑朱公璣定夫周公卜年
平倪公文徵

明江陰縣典史賜謚烈愍陳公明遇

明兵部右侍郎賜謚烈愍完勳王公翊

明都督同知欽臣章公憲

明兵科給事中文載祁公熊佳

明左副都御史文孝先生太沖黃公宗羲

明兵部職方司郎中無功先生子新倪公會鼎

明舉人清文余公增雍

明中書舍人貞孝先生伯繩劉公沟

明中書舍人奕喜祁公班孫

明諸生陶菴先生宗子張公岱

皇清太子太保兵部尙書福建總督熙止姚公啓聖

皇清兵部尙書兩廣總督伯成吳公興祚

皇清翰林院檢討大可毛公奇齡

皇清徵士大瓢山人可師楊公賓

皇清孝子諸生封翰林院編修周鼎厲公世昌

皇清孝子道州知州雋工翁公運標

皇清柳州府知府左南范公家相

皇清德安府同知遜來茹公敦和

皇清翰林院侍讀學士召弓盧公文弨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二雲邵公晉涵

皇清湖南寧遠縣知縣煥曾汪公輝祖

皇清湖南按察使贈巡撫重菴傅公鼎

越縵堂文集跋

右越縵堂文集十二卷高陽王有三重民校定昔越縵先生白華絳跗閣詩初集自序謂所讀之書與所爲之業自經史以及稗說梵夾詞曲無不涉獵而撫倣之見於作者有散體文有駢體文有詞有樂府有雜說雜考雜志而綜爲筆記平氏景蓀爲作傳詳列所著書目先生歿於甲午越廿餘年其孟學齋至荀學齋日記五十一冊始獲行世又十年其批校諸書盡歸北平圖書館有三在館先輯諸史札記次弟成書茲復蒐集散文得百三十四篇與虛霸居曾氏所刻駢體文合若析圭曾氏拊錄暨余氏手寫之文俱併入彙刊惟先生復陳畫卿書有散文分內外篇約二百首之語似當日別有定本又云正名二十篇頗自負爲內聖外王之學足以繼明夷待訪錄日知錄而起須疾身後始出此已闕如復王益吾書云拙著經說以散在日記及經籍眉端擬疾病愈招邑子及門生寫出名曰越縵經說今遺書儲館方事遂錄後死之責海內所公尺璧寸珠咸相寶重單

詞隻句塗晝靡遺夢見禮堂顯顯心目與先生讀書詩所謂意專生默悟
力猛忘前糾者如或遇之先生閱劉孟晦青谿舊屋文集致慨於逝者髮
白燈青霜濃夜永丹黃鉛槧槁餓自怡而稱其箸述長留天地狐狢所不
能噉用知不朽有真先後同揆立言之壽並於德功固非不實之華無源
之水轉响萎落卒歸無有者所可並論已先生說經確守乾嘉諸老家法
於史學致力最深平生矜尙名節務矯俗流有裁制人倫整齊物類之心
而道孤命蹇志未少伸形諸簡觚可知梗臬近代越中巨子如西河考据
石笥詞章實齋文史躬恥義理流行儒林並光典錄先生晚出學有異同
沈思藻翰愛極虛表餘藝具存前賢生畏後之覽者蓋審斯言歲在屠維
大荒落涂月後學王式通謹識